

上官云飞



刀歪劍邪

目 录

第 一 章	名侠双遇难	(1)
第 二 章	恶魔施淫威	(26)
第 三 章	群英涉险镇	(47)
第 四 章	恶斗聚英店	(76)
第 五 章	洞穴奇遇	(100)
第 六 章	血溅活墓街	(126)
第 七 章	荒郊女鬼	(158)
第 八 章	美人施毒	(180)
第 九 章	荒山失丽人	(205)
第 十 章	大盗掠美	(238)
第十一章	秃山搏怪兽	(269)
第十二章	借刀杀人	(298)
第十三章	劈雷凶讯	(321)
第十四章	少狭逢凶	(350)
第十五章	庄主出江湖	(377)
第十六章	二手还旧怨	(403)
第十七章	少女殉情	(436)
第十八章	突来杀手	(466)
第十九章	血洗东方堡	(484)

第二十章	色胆包天	(512)
第二十一章	剑客赌生死	(539)
第二十二章	情恨难忍	(569)
第二十三章	挥刀妓女院	(599)
第二十四章	群雄聚山庄	(628)
第二十五章	杀机毕露	(651)
第二十六章	狭路相逢	(675)
第二十七章	情侣相见欢	(711)
第二十八章	密穴逃生	(738)
第二十九章	狼狽为奸	(775)
第三十章	二魔争霸主	(801)
第三十一章	暴尸月平台	(829)
第三十二章	淫徒归天	(856)
第三十三章	少侠斗枭雄	(886)
第三十四章	内奸莫辨	(916)
第三十五章	浪女投明	(948)
第三十六章	恶魔生死斗	(972)
第三十七章	恶贯满盈	(1002)
第三十八章	双剑争雌雄	(1030)
第三十九章	天涯茫茫	(1054)

第一章 名侠双遇难

冷风如刀，又似锥子，从衣服透进去，刮在肉上，刺进骨头里。

自从天魔教灭亡之后，江湖似乎变了，林天剑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说很高的地位，虽然天魔教并不是他亲手灭的，但别人谁能相信呢？知情人虽然说：绿林盟的人去的时候天魔教的人就全死了，但听的人却只是笑笑，无人相信。

如果不是绿林盟灭了天魔教，谁能灭得了天魔教？

于是，有很多人都想见到林天剑，当然目的不同。有的人想一睹这位青年英雄的风采，也有的人想找他比武，还有的人则怀着一种隐秘的目的……

但林天剑忽然在江湖上消失了。

于是，有不少人到红石山绿林盟总舵去找他，但那里的绿林盟主早已不是林天剑而是陆成。原来，林天剑早就辞去了盟

主的职位，就连陆成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

人们是善于联想的，也是善于猜测的，于是，很多不同的说法传了出来：

有人说，林天剑灭了天魔教，怕有人找他复仇，隐居起来了。

但这种说法很快被人否了。如果林天剑怕有人复仇，当初他为何还要与天魔教树敌呢？

有这种说法的人立刻闭了嘴，没有话好说了。

也有的人说林天剑去了鬼湖，拿回了《武氏秘笈》，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去练上面的武功了。

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说法，有的人还说他亲眼看到林天剑去了鬼湖，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包，包内是一个方盒子，那当然是《武氏秘笈》了。

也有的人说他离开江湖一定是在办什么大事。

也有的人说他是去找驼龙剑，他要做武林盟主。

.....

传说纷纷不一。

但任何一件事都是一时的轰动，如果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淡忘了，两个月之后，林天剑渐渐地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

春节刚过，忽然下了一场大雪，掩盖了世上万物，天地间一片洁白。

今天是正月初三，天气异常寒冷。

这个时候谁也不愿到外面去，他们都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围着火盆，谈天说地。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感到活着有点意思。

但有的人不同。此时，正有一个人走在雪地上。

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身穿灰色的长袍，头发和胡子

都变白了。和雪一样，嘴里喷出的热气把胡子冻在了一起。他沿着一条小路向一座小山上走去。

上山的路很滑，但灰袍老者并没费多大力气就走了上去，显见这老者的武功非同一般。这老者一到山顶就看到了一个黑衣人，黑衣人站在雪地中特别的刺目。

此时，黑衣人正背对着灰袍老者看着昏暗的苍穹，寒风中黑披风猎猎作响，他也许是太专注了，对灰袍老者的出现竟毫无所知。

但当灰袍老者走到他身后两丈远的时候，黑衣人忽然转过了身，他蒙着面，蒙面布上留下的孔洞中两道精光直视着灰袍老者。

灰袍老者停下了脚步，看了看黑衣人，冷冷道：“是你约我。”

蒙面的布动了一下，黑衣人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是我约你，难道会是你自己约你自己吗？”

灰袍老者道：“你能不能露出真面目？”

黑衣人道：“不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每个人都有权力保护他自己的秘密。”

灰袍老者道：“难道连你的姓名也不能见告吗？”

黑衣人道：“我说过，每个人都有秘密。”

灰袍老者道：“很好，那告辞了。”说着，转身向回走。但刚走两步，劲风从头顶飞过，黑衣人拦在了前面，老者道：“你为什么拦我？”

黑衣人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灰袍老者道：“我是来赴约的。”

黑衣人道：“那么你为什么要走了呢？”

灰袍老者道：“如果是谁来约我都不知道，难道还有理由留

下吗？”

黑衣人道：“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谁呢？”

灰袍老者道：“那我们还有往下谈的可能，你是谁？”

黑衣人道：“我会告诉你我是谁，但不是现在。”

灰袍老者道：“什么时候？”

黑衣人道：“你不想知道我约你来是为什么事吗？”

灰袍老者道：“以前想知道，但现在又不想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诚意。”

“哈哈……”黑衣人忽然笑了，笑声在旷野上传的很远，好一阵，他才停住笑，道：“我没有诚意？有意思，为了约你出来，我花了五十两银子雇了一个人，又花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信，又在这雪地之中整整站了近一个时辰，可你却说我没有诚意，真是有意思。”

灰袍老者道：“既然你有诚意，为什么不说出你的姓名？为什么不露出你的真面目？这算是有诚意吗？”

黑衣人道：“好，好，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谁。”

灰袍老者道：“现在到時候了吗？”

黑衣人道：“到了。我叫林天剑，大概你听说过。”

灰袍老者一愣，道：“你就是绿林盟主林天剑？”

林天剑道：“怎么，不相信吗？”

灰袍老者围着林天剑转了一圈，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一遍，道：“你约我有什么事？”

林天剑道：“有人说我想做武林盟主，你信不信？”

灰袍老者道：“你灭了天魔教，可谓奇功一件，为江湖做了一件好事，但如果说你想做武林盟主，哼，哼……”灰袍老

者“哼”了两声，没有说下去。

林天剑道：“怎么，有什么不可以吗？”

灰袍老者道：“凭你的资格还不够。”

林天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们这些人还活着，武林盟主的位子怎轮得上我？但如果你们都死了，我看，武林盟主的位子就非我莫属了。”

灰袍老者哈哈大笑起来，道：“年轻人说话不要太狂，若不是我看你曾做过绿林盟主，凭你的这句话，我早对你不客气了。我们怎么会死呢？”

林天剑没有笑，那双孔洞内射出了冷漠的光，他沉声道：“死有两种，一种是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还有一种，这一种大概你也清楚，江湖中不是有许多人没到该死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吗？他们能，你们为什么不能？”

灰袍老者的胡须也在颤抖，人也在颤抖，若是换了别人，这几句话不气昏过去才怪，但他和别人不一样，显然他不想再谈下去，便直接进入了正题，问道：“你约我来到底什么事？”

林天剑道：“怎么，我说了半天你还不清楚？”

灰袍老者道：“你想做武林盟主办不到。”

林天剑道：“如果我能办到呢？”

灰袍老者道：“除非你把我杀了。”

林天剑拍了一下手，高兴地道：“很好，你终于说到了正题，我正想替你说呢。没想到，你年纪不小，人还算聪明。”

灰袍老者退了一步，道：“怎么，这就是你约我来的目的？”

林天剑道：“只是刚刚开始。”他背手傲然而立。

灰袍老者怒喝道：“人们都以为你是青年英雄，原来你是

.....”

林天剑道：“我不想做英雄，我是人，别人想的，我也可以去想，你一定也想过。”

灰袍老者叱道：“你好狂。”语声中，人如狂风扑进，左掌护胸，右掌贯风劈出。

林天剑道：“我等的就是这一手，你错了，错的不可收拾。”他的左掌抬起，向灰袍老者的右掌迎去。

“砰”的一声，双掌相撞，犹如打了个闷雷，林天剑身形未动，灰袍老者却连退了两步才拿桩站稳，右臂酸麻，从对方掌中透过的寒气直攻内腑，大惊之下，急忙运功相抗。

林天剑道：“凭你这两下子怎能做武林盟主，你应该承认你老了。”

灰袍老者面色苍白，头上冒出的冷汗变成了冰珠，他怒吼一声，再度扑上，如一条发威的苍龙，双掌翻飞，劲风骤起，方圆一丈之内雪花疾飘。

林天剑身形一滑，脱出了掌风之外，道：“恕我不恭了。”双掌一错，已欺到灰袍老者的近前，左掌化出千百条掌形，右掌贯力直击。

砰砰砰，掌撞声震耳，灰袍老者身中数掌退缩着倒下，倒下时，全身硬梆梆的，成了冰块。

林天剑看了看灰袍老者的尸体，冷笑了几声，人如轻风向山下飘去，转眼间在雪野中成了个小黑点。

灰袍老者双眼瞪着昏暗的天空，死也没有闭上。

一堆雪忽然动了，这堆雪就在离灰袍老者不太远的地方。林天剑和灰袍老者都看到过这堆雪，都全没在意。雪天，有谁会在一堆雪在意呢？

这堆雪慢慢地裂开、散落，雪堆中站了起来一个雪人。他有一双寒如冰霜的眼睛，他的全身上下一身白，站在雪中，若不是有这双眼睛，谁又能看出他还是个大活人呢？

他竟在雪堆中呆了近两个时辰。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白衣人慢慢来到灰袍老者的身旁，低头看了看，点点头，又抬头向林天剑消失的方向注视了一会儿，忽转身向与林天剑相反的方向如飞逝去，雪地上，他似在飞，因为在雪上他没留下一丝足迹。

又开始下雪了，雪不大，灰袍老者的尸体慢慢与大地溶为了一体。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十天之后，有人发现了灰袍老者的尸体，他竟是江湖中威名远播的武林老者孙志成。

武林老者被人暗杀的消息，立时如风一样刮遍了江湖的每一个角落。

群雄震惊了。

凶手是谁呢？

一些正义之士自愿地组织在一起，开始调查这件血案，终于有了眉目，但结果令人吃惊。

正月二十。

这一天天气不错，虽然依旧寒冷，但有了阳光，人们渴望的就是阳光。

酒楼，被一群大汉保护着，不许有人靠近一步，显然这里有人在商量着什么大事。有人要问，商量大事为什么要选择酒楼，为什么不找更隐蔽的地方，说明这件大事并不是什么见不

得人的，可为什么又要一群大汉保护着呢？也许只是为了防止某些不该发生的事。

楼上的人不太多，只有六个。他们是风云剑客任洪远，绿林盟主陆成，丐帮长老欧阳善，金山帮帮主贺百成，九龙门掌门人神鞭周鸿宇，永顺镖局镖头岳胜天。

他们都闷闷地坐在那，面前的茶已放凉，却没有人喝一口，气氛显得异常沉重。

过了好一阵儿，贺百成才道：“沙兄怎么还不来，已过了约定的时间了。”

岳胜天道：“时间是沙兄约定的，他不会不来，也许是出了什么麻烦。”

欧阳善道：“有什么麻烦能难得了沙老兄？”

岳胜天点点头，“宇内第一剑”能遇到什么麻烦，也许自己多心了。

楼梯一阵响，有人道：“有一点事耽误了一会儿，让几位久等了。”说话的正是“宇内第一剑”沙天，几个人站了起来。

上来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沙天，后面的是一个青年，二十四五岁，浓眉大眼，身材修长，一身紫衣劲装裹着壮实的身躯，腰悬三尺六寸长剑，长的虽如玉树临风，但让人感到有点冷了些。

沙天见几人都注视着身后的青年，就介绍道：“这是我的义子白雪飞，刚学艺归来。雪飞，见过几位叔叔。”

白雪飞见礼毕，众人落座。白雪飞就站在沙天的身后。

沙天扫了众人一眼，道：“孙兄不幸遇害，是我武林一大不幸，不知这数日来，各位调查的如何？”原来他正是这件事的组织者。

岳胜天道：“我在孙兄的家中发现了一张请柬，是请孙兄赴约的，日期是正月初三。”说着，把请柬递了过来。

用十两银子写的请柬当然是最精致的，沙天看了一眼，道：“这么说，孙兄之死与这请柬有关了，也就是说，孙兄是在正月初三遇害的，凶手正是送请柬之人。”

岳胜天道：“送请柬的人死了，是在离孙兄家三里的树林内发现的，死状和孙兄一样，是搜索的弟兄发现的。”

沙天点点头，道：“贺老弟，你这一路有什么发现？”

贺百成道：“孙兄的尸体是在一座小山上发现的，发现的时间是正月十三，当时雪已融化，但孙兄的尸体还是冻的很硬，我推断，孙兄是被人用类似冰煞掌功击打致死的。”

欧阳善道：“现在江湖上会类似掌功的人不多。”

周鸿宇道：“恐怕只有一个。”

沙天道：“贺老弟，继续说。”

贺百成道：“小山的附近方圆十里内没有村庄，我调查了十五里范围内的所有客栈，很凑巧，正月初二是很少有人住店的，我只发现了一位，是在离小山最近的客栈内发现的。”

沙天道：“这个人是谁？”

贺百成道：“登记的名字是林天剑。”

沙天一愣道：“林天剑？”他扫了一眼任洪远和陆成，他当然知道这二人是林天剑的朋友，看二人的表情并没有吃惊的样子，显然他二人早知道了。

沉默，难耐的沉默。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出任何声响，只有浓重的喘息声。

显然，林天剑是杀害孙志成的最大嫌疑。初二的晚上他住

的离出事的地点最近，而最主要的是江湖中只有他一个人会冰煞掌。

而孙志成正是被此类掌功一击致命。

沙天道：“你仔细调查过了？”

贺百成道：“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儿戏，所以仔细地问过了店老板，这人的身材年纪相貌和林天剑极其相似，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林天剑。”

沙天道：“就算这个人是林天剑，他为什么杀害孙兄呢？”

陆成道：“我认为这个人根本不是林天剑，我了解林天剑的为人。”

沙天道：“他是什么时间离开红石山的？”

陆成道：“从溢平谷回来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十日。”

沙天道：“他说过什么话了吗？”

陆成道：“他说不愿见到江湖上的血腥，江湖上血腥气太浓了。”

沙天道：“他没说去什么地方？”

陆成道：“没说，我问过他，他说他要浪迹江湖。”

沙天又看了一眼任洪远，道：“任老弟，你认为呢？”

沉思了一会儿，任洪远缓缓道：“我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从他的为人和品行来看，他决不能杀害武林老者，但是……”

周鸿宇道：“但是，没人能真正了解他，就象你不能真正了解我一样，你知道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呢？”

陆成道：“不，我了解他，他决不能杀孙兄，他没有理由的。”

任洪远道：“陆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贺兄，林天剑在那店里住了多长时间？”

贺百成道：“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我特意问了几句，

他只住了一个晚上，是正月初三的早晨离开的，店老板说，那天天气很不好。”

欧阳善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认为这件事要慎重考虑，不然的话，我们会上人家圈套的。”

贺百成道：“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了结这件事，如何向武林同道交代呢，总该有个结果吧。”

周鸿宇道：“贺兄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都要查。”

任洪远道：“如果真是有人设的圈套呢？”

贺百成道：“江湖上认识林天剑的人不多，他的仇家也不多，谁会设下这个圈套呢，再说，设下这个圈套为了什么呢？”

陆成道：“他的仇家虽不多，但有一个就够了，宇内双魔。”

贺百成道：“你是说可能是宇内双魔设下圈套害他？”

陆成道：“不错，虽然最后我们去的时候天魔教就已全军尽没，但人们还是要往他身上猜，因为他当时是绿林盟主。”

周鸿宇道：“你们这样争下去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不如听听沙兄的意见。”

沙天道：“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处理不好，可能在江湖中引起大的波动，从几位的意见来看，林天剑虽不具有杀害孙兄的理由，但是他却有杀害孙兄的嫌疑，而且是最大的嫌疑。所以，我看我们是不是联名下个武林帖，让江湖各派追踪林天剑的下落，并适机拿下，当然必须是活口。我们绝不能乱杀一个好人。”

贺百成道：“江湖中能胜林天剑的人屈指可数，就是我们几位若不联手，要想胜他恐怕也有困难，更不用说别人了。”

陆成的拳头握在了一起，道：“依贺兄的意思呢？”

贺百成看了看陆成道：“我的意思是只要林天剑不死就可以。”

任洪远道：“那不行，如果真要是有人设下的圈套，我们岂不上了当？”

周鸿宇道：“那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欧阳善道：“也没什么不好办的，如果哪个门派发现了林天剑的行踪，及时告之我们。由我们出面，事情就会好解决一些。”

岳胜天道：“欧阳兄的话有道理。”

陆成道：“如果那时我们到不了现场呢？”

沙天道：“欧阳兄的话确实有道理，我看这么办，处理林天剑这件事必须由我们之中的三个人 在场才可处理，一两个人不可自做主张，几位看这个意见如何？”

任洪远道：“可以。”

另外几个人也点点头，陆成想说什么但终没说出口。

一个方案就这样决定了。

周鸿宇道：“那武林帖由谁送呢？”

贺百成道：“这得依仗欧阳兄了。丐帮弟子遍布大江南北，这点事情哪能难得了丐帮？”

欧阳善摇摇头道：“若是一年前，这点小事丐帮义不容辞，但现在不同了，自从龙王庙大会之后，帮主洪中天和帮内众长老遇难，只剩下了我和秦长老主事，丐帮从此不振，我和秦长老正为选帮主之事大伤脑筋，这件事恕我无能为力。”

沙天道：“欧阳兄确有不便，我看这件事就有劳贺兄了。”

贺百成道：“谈何有劳，这是应该的。”

任洪远忽道：“还有一种最危险的事不知各位想到没有？”

陆成道：“什么事？”

任洪远道：“不管凶手是林天剑也好，不是林天剑也好，他能无缘无故地杀了孙兄，会不会也会对我们各位不利？”

沙天道：“有道理，我们不能不防，也许他正监视着我们，不知几位带没带人手？”

周鸿宇道：“陆兄任兄一起来的，我们都带了人，只有欧阳兄是一个人来的。”

欧阳善道：“五里外就有我帮的弟子。”

沙天道：“小心为上，雪飞，你和欧阳长老走一段，我在四里外的凉亭处等你，你一定记得那个凉亭。”

白雪飞点点头。

沙天道：“我看就这样吧，以后的事就仰仗各位了。”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天又变得昏暗，一场暴风雪眼看又要来临了。

路上的雪还没有化净，有的地方还有孩子们玩时堆的雪人。

欧阳善和白雪飞走了一段路，他二人走的很快，在这段时间里，白雪飞没说一句话。

看了一眼身旁的年轻人，欧阳善道：“白公子，你对今天的事如何看？”

白雪飞道：“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人不同，看法也不同。”

欧阳善道：“你认为呢？”

白雪飞道：“林天剑不会杀害孙前辈的。”

噢，欧阳善眨了眨眼睛，道：“为什么？”

白雪飞道：“很简单，一个凶手不会在杀人时露出一丝形迹的，不论是谁。”

欧阳善点点头，道：“有道理，当时你为什么不说？”

白雪飞道：“没人问我，我为什么要说？”

欧阳善要说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西南方向忽传来了一声长啸，相隔很远，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白雪飞脸色一变道：“是义父的啸声。”

欧阳善道：“你没有听错吧？”

白雪飞道：“不会错，一定出了什么事。”

欧阳善道：“我们快去看看。”话未说完，白雪飞已出去了十丈，欧阳善急忙施展轻功尾随而去。

欧阳善的轻功可说不错，但始终和白雪飞保持着五丈的距离，二人一前一后，向啸声方向如飞急趋。

他们看到了凉亭，就是沙天所说的那个凉亭。

路上没有行人，沙天走得很快。

他看了看昏暗的天空，知道这场暴风雪不会太久，又回头看了一下，还没有白雪飞的影子，前面已出现了凉亭。

凉亭内有人，是一个黑衣人。

沙天走近了才发现黑衣人背他而坐，他并没有在意，冬天穿黑衣服的人很多，他一直向凉亭走去，因为他约定是在这里和白雪飞会合的。

他的脚还没迈上台阶，忽听黑衣人道：“阁下可是宇内第一剑沙天？”

沙天愣了一下，他机警地道：“阁下说的可是我？”

黑衣人道：“阁下若不是宇内第一剑，难道我是吗？”

沙天慢慢后退了几步，冷冷道：“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道：“你们不是很想找我吗？”

沙天惊诧地道：“你是林天剑？”他想不到林天剑会自己找